

中國四庫學

第一輯

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 古籍整理研究所

鄧洪波 主編

中華書局

中國四庫學

第一輯

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 古籍整理研究所

鄧洪波 主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四庫學.第一輯/鄧洪波主編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8.1
ISBN 978-7-101-12920-5

I.中... II.鄧... III.《四庫全書》-研究 IV.Z121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68717 號

書名	中國四庫學·第一輯
主編	鄧洪波
責任編輯	胡正娟
出版發行	中華書局
	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	http://www.zhbc.com.cn
	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刷	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
版次	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	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規格	開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
	印張 23¼ 插頁 2 字數 380 千字
印數	1-2000 冊
國際書號	ISBN 978-7-101-12920-5
定價	88.00 元

《中國四庫學》編委會

主 編

鄧洪波

編 委(按姓氏筆畫排序)

江慶柏	杜澤遜	李國慶	李清良	肖永明
吳仰湘	吳哲夫	吳 格	吳國武	何宗美
汪受寬	武秀成	周積明	夏長樸	陳曉華
張 升	張固也	黃愛平	董恩林	程章燦
舒大剛	趙生群	廖可斌	鄧國光	鄧洪波
嚴佐之	顧宏義			

編 輯

李成晴 許超傑 單 磊 蔣鵬翔

編 務

吳 晗 張洪志

《中國四庫學》發刊辭

天下之治學問者，不離于宗，則近道矣。尼聖刪述，通賢緣波。斟酌萬殊，紛紜一體。既作斯文，故訓嬗遞。渾渾灝灝，純駁相攝。自劉氏父子創爲《七略》，《漢志》傳神，至《七錄》、《隋志》，衍生四部。于是學術流變，一源百派，表裏相攝。歷在乾隆，恪館四庫，學判六變，書備七閣，分四十四類，析六十六屬。察索根柢，淹貫籤帙，儀型後世，亦云盛矣。洎乎近世，類從泰西，遂改四部之故轍，而成七科之新制，書院黌宮，盡爲西式學堂，亦述學之鎖鑰也。方今重整國故，海內風氣所宜，感類響應，允宜有所萃聚，庶幾傳先哲之精蘊，啟後學之困蒙也。

太昭馮翼，潦埃歸乎東南；生氣涯垠，日月傾乎西北。爰有嶽麓，國之中域，襟帶湘江，遙控雲夢。南軒傳道于此，晦庵興教在茲。書院設御書樓及諸先生祠，經籍具薦，祀典馨綿。因思朱子文獻之注，宜乎有所承續，乃有古籍所、四庫學研究中心之設，廣邀時賢俊彥，講文論學于山水之間。稿草茲彙，復思有以永其傳，同仁遂萌創刊之議，名曰《中國四庫學》，希冀廣求友聲，該遍聖學，庶幾返求本初，前瞻門徑。幸望海內外學者垂顧，撰文襄贊云爾。

其辭曰：

發揮潛隱，典冊刊成。歌以伐木，弦之鹿鳴。

班四設庫，潭州故城。濟濟洋洋，理道溥行。

目 錄

《中國四庫學》發刊辭	/ 001
------------	-------

◎專稿

在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上的講話	李鐵映 / 001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◎四庫學綜合研究

四庫學二十年

——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研究為中心	周積明 / 00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張舜徽先生的四庫學研究	周國林 邱 亞 / 011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論王重民先生的四庫學成就	張宗友 / 021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“輯今弄古非同事 天祿文淵故別藏”

——論宮廷書目在學術史上的典範意義	劉 薈 / 028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《四庫全書》卷末附考證案語研究	何 燦 / 04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◎四庫提要研究

-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“浙本出于殿本”說的再檢討 夏長樸 / 053
- 翁方綱《四庫提要》稿本考 鄧國光 / 081
-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浙本、殿本異文考辨二百例 魏小虎 / 090
- 《四庫全書總目·易類存目》著錄江南典籍補正 周錄祥 / 156
- 《四庫全書》卷前提要四種及其收書異同錄
——兼及金毓黼所論《四庫全書》卷前提要問題 李國慶 王 鈺 / 167

◎經部研究

- 不使異學淆正經
——從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易學圖書之部次看清代易學潮流 蔡智力 / 177
- 《四庫全書總目·周禮類》所載學術流別管窺 蔣鵬翔 / 195
- 《四庫全書總目·四書反身錄》再辨證 雷 平 馬建強 / 205
- 清代學術自省與《四庫全書》的編修 陳曉華 / 215

◎史部研究

- 《四庫全書》史部提要著錄之書名改易考 王 婷 / 235
- 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》札記 李立民 / 244
- 武英殿本《漢書》“考證”編纂研究 董恩林 湯 軍 / 258
- 讀《元史》校《元典章》兩則 毛海明 / 269

◎子部研究

- 論出土道家文獻與老莊道、氣和合生物思想的一致性 張 景 張松輝 / 276

論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對西學的誤讀及成因

——以耶穌會士譯亞里士多德著作為例

張永超 / 286

◎集部研究

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文敏集》考略

張春國 / 304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明人別集提要徵引文獻考論

——以《靜志居詩話》為中心

張曉芝 / 316

解讀與反思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明代文學批評

——以復古派作家的別集提要為例

劉敬 / 340

◎文獻整理

鄒守益《語石鼓諸生二十五篇》

鄧洪波整理 / 350

曹元弼、劉體乾論蜀石經書

許超傑整理 / 356

◎附錄

《中國四庫學》稿約

/ 361

《中國四庫學》稿件格式要求

/ 363

· 專稿

在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上的講話

今天這個會我想講兩個問題：一是關於如何推動《四庫全書》研究，也就是以《四庫全書》為底本的中華文化研究如何開展；二是在新時期推動新抄《四庫全書》活動，也就是以《四庫全書》為底本的文化現象怎樣光大。

一、研究《四庫全書》

《四庫全書》是歷史的存在和寶藏，藏著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和歷史，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。我們今天不是為《四庫全書》正名，而是要推動《四庫全書》的研究，探微深奧、傳承文明，啟教後人、奉獻世界。

1. 對《四庫全書》的看法

《四庫全書》是一座文明殿堂，那裏聖賢滿座，哲思深奧、文采飛揚，是一部活著的中國史。《四庫全書》卷卷冊冊都是先人的足跡、思想，是文明的史鑒。《四庫全書》所藏，是我們之精神，是我們之根，是我們的家。

《四庫全書》所載的中華文明、中國文化，是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歷經波折、災難而始終統一、綿延至今的精神淵藪。

《四庫全書》是中華民族的一張特殊的證書和名片，是一部縱橫五千年、橫亘世界的珍寶；不僅屬於中國，也屬於世界。

2. 必須研究《四庫全書》

《四庫全書》歷經多舛，屢遭天災及人禍，散遺毀亡多矣。這是歷史的悲劇，也

是中國的憾事，更是中國人難述、難隱之傷痛。今天要盡一切努力保護好，昭之後人，傳之永世，流之世界。保存和流傳的最好辦法，就是研究。研究也是和歷史對話、和先人對話，研究《四庫全書》就是對中國文化的解說。

保護《四庫全書》就是保護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，就是傳承我們祖先之靈魂、思想。保護、研究就是對祖國文化之尊崇、愛戴，就是一種文化和精神之自信、自豪。

作為中國人，必須研究、必須繼承《四庫全書》這座寶藏。必須靠中國人、也只能靠中國人自己發掘它、發揚它，別無他法。中國人必須有這種民族自強和自信之精神。

《四庫全書》成書已兩百多年了，今日盛世之中國，無理由不研究。這是民族的呼喚，也是時代的責任，今天的中國人必須肩負起這個使命。中華復興，少不了這項研究，中國夢中早已包含這一義。

3. 以論立學

《四庫全書》包攬了五千年的中國文化和文明。前人也有提出過建立“四庫學”，我現在想提出的是，以《四庫全書》為對象，對中國文明、中國文化研究的學科，就叫“四庫學”。“四庫學”能不能確立，能不能為世人乃至後人認可呢？這就要以論立學，沒有研究，沒有理論，沒有論說，“四庫學”就建立不起來。《四庫全書》可能始終躺在書櫃之中，成為蟲鼠啃食之物！只有立學、立論，才能傳承《四庫全書》、傳揚《四庫全書》。《四庫全書》是中國的，也只有中國人能建立“四庫學”。

4. 怎麼研究

要以現代科學行致學之道，從多角度、多層面來研究。研究可宏大、可精微，可論、可述，可廣、可狹，論之不設限，爭百家之鳴，放百花之艷。研究就是功，俗語說：“只要走，就能到家。”功在研究之中，果在研究之後。

第一，打開《四庫全書》之大門，從象牙塔裏走向社會。首先要打開《四庫全書》的大門，讓所有願意研究的學子，都可以進到門裏面，獲得想研究的篇章。要大量翻版《四庫全書》電子版，可全書，更多的是專項專卷。要大量出版《四庫全書》中的專輯、專卷、單行本，有的可附研究論說，以饗學人。

第二，構建“四庫學”研究平臺。要建立雜誌、網站、報告會、講座、論壇，以彰研究成果。講座、論壇、雜誌要有明確的研究，無論是古人的研究，還是今人的研究。每年可出版研究年鑒，建立當代研究資料庫、檔案，以助衆人之研究。

第三,要和大學、社科院等研究機構以及海內外有志、有道者共同研究。文責自負,爭論、辯白、評說都正常。我們應該奉行開放包容的政策,鼓勵百家爭鳴、百花爭艷。建議湖南大學要抓住這個發展機遇,加強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的建設和發展。

第四,拓展研究領域,推進研究深度。目前的一些研究,多數是關於文獻方面和編纂過程的研究,對禁書、毀書、刪書也做了不少研究。但是現在我們推進《四庫全書》的研究,就要對某些專題和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。

《四庫全書》是大澤大海,真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!

二、新抄《四庫全書》

歷史上的《四庫全書》就是手抄的,這也是它的價值的一部分。現在影印本、電子本、高仿本都已經有了,並收藏在社會。作為書籍來說,不會再有失傳的風險。

新抄不是印刷書籍,也不是保存書籍,而是保存文化,是新時期的一種社會文化行爲,新抄就是繼承和弘揚。世界上只有漢字有特殊的文化底蘊,可書、可法、可究、可議。(我也提倡研究“漢字學”。)凡學書之人、凡抄書之人,都有感于漢字深厚的內涵、奧妙、情趣。很多人一進入書寫漢字之門,就如醉如癡,不捨晝夜地去寫,樂在其中,終生不輟。

漢字,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載體,沒有漢字,也就沒有中國文化與中華文明。現代社會,用鍵盤代替了書寫,對於我們許多年輕人來說,寫字是難事。對於他們來說,漢字之美妙、深奧,都沒有了,文化怎麼傳承?中國文化對他們而言是“天花板”,可望而不可及。

中國若要復興,我們的後代就必須學習中國文化,必須會認讀寫漢字!作為中國人,必須有足夠的中國文化修養。不會寫漢字,中國文化就成了域外文化。這豈不成了一種文明悲哀、一種精神殘缺?

新抄《四庫全書》就是要寫漢字、識繁體、讀古人、學文化。抄書就是“寫、識、讀、學”,通過抄進入殿堂,這也是弘揚漢字之美、理解漢文之妙奧的一種方法,更是傳承與弘揚中國文化的必要途徑。

抄書是一種大眾式、社會式的研究方式。重要的是這個過程，同時也是推動社會學習中華文化的方法，抄寫就是在學。

新抄將培養一批新文人、一批研究者、一批中華文化的傳播者。不僅影響中國，也必將遠播海外，增進瞭解，促進友誼合作。

三、新抄《四庫全書》的幾個問題

1. 接觸難，規模大，時間長。新抄《四庫全書》和練書法是一回事，只不過以《四庫全書》為底本而已。當然，對於一般大眾來說，接觸《四庫全書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《四庫全書》規模宏大，要全部抄寫，非一宏大工程不可為。但我以為，抄書屬於個人之心願、情懷，願者書之。對於怎麼寫，不設限、不設格。八歲頑童可寫，耄耋老人可書；正字、行草、隸、篆都可以。大到一閣可書，微至卷帙可寫。抄不在一章一冊，不在一月一年，隨愉而樂之，成為人的一種生活狀態、一種情趣方式，重在參與，重在過程。

2. 為誰抄書的問題。練書法的人、寫字的人都是為自己寫的，只是成名之後有人要，才有為誰寫的問題。我提倡的是以《四庫全書》作為底本的書法行為。寫得好的有人要，有人藏；寫得拙者，可經年累月終成正果。抄者可贈、可捐、可送、可藏！藏可以藏一冊、一卷、一本。主要是練寫！

3. 藏書家與藏書。收藏的時候，藏書家將提出收藏的要求規格，如紙筆之規、字體之法，這是抄藏雙方的契約。藏書家可以是圖書館、博物館、企業、個人等。收藏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，收藏者有功于社會、歷史！沒有收藏，《四庫全書》在哪兒？沒有收藏，中華文明之史鑒在哪兒？藏家之藏，都是為了社會、為了後世、為了歷史！他們的收藏，將全都留在社會後世，這就是收藏家之功、之獻！

收藏家收藏的不僅僅是個物體，收藏的更是文明和文化本身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只有飽蘸文化思想的人文精神之作不會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，蘸之愈滿、載之愈多，社會將越珍愛之，歷史將更珍藏之。現在的古書，多為雕版印刷的，手抄卷罕有，只見斷章殘片，已成珍寶。

今天中國人之手抄書，承載的是當代人之精神、思想，是當代人的文化藝術！今日國人抄書無非是給後人、給世界的朋友一份中國人的證件，一朵紅牡丹。

小結

《四庫全書》是中國的，也是世界的；是先人的，也是當代的，也必將是後人的。
研究《四庫全書》，就是解說中國文化，就是傳承中華文明！
縱聽五千年文明，橫看七大洲風雲。

李鐵映^①

2016年6月4日于長沙

^① 李鐵映：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員，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。

· 四庫學綜合研究

四庫學二十年

——以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研究爲中心

乾隆五十二年，1787年，南北七閣《四庫全書》全部完成。乾隆六十年，1795年，《總目》浙本、武英殿本相繼刊刻成書。從1787年到2016年，是230年；從1795年到2016年，是222年。二百多年來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四庫學展開研究，發掘它的奧秘，探索它的文化世界，產生了豐富多彩的研究成果，並由此開闢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——“四庫學”。

四庫學有二百年的歷史，但是，今天的發言則定位爲“四庫學二十年”，原因有二。

第一，1998年，臺灣淡江大學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聯合召開了“兩岸四庫學——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”。這是兩岸舉辦的第一次四庫學研討會。當時參加這次會議的大陸學者有黃愛平老師、杜澤遜老師、羅琳老師，還有十分年輕的劉薔。十八年過去，杜澤遜老師、劉薔老師雖然依然年輕，但都已經成爲大陸四庫學的中堅力量，擔負起重任。因此，我所謂的“四庫學二十年”，就是想討論從1998年臺灣“兩岸四庫學”會議到今天嶽麓書院的“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”，我們的四庫學取得了什麼樣的進展。

第二，2000年，我在《清史研究》上，發表了一篇《四庫學：歷史與思考》，文章對四庫學進行了回顧，也提出了展望。從2000年到2016年，也是一個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單元。

基于如上兩個原因，我以“四庫學二十年”作爲今天報告的題目，重心則在《四

庫全書總目》研究。

如果對二百年的四庫學歷程加以回顧，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。

第一階段，是民國時期。這一時期，四庫學領域湧現出一大批大家，出版了一批四庫學的典範性著作。據林慶彰主編《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（1900—1993）》，民國時期的四庫學論著達 275 種。著名者如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，張舜徽《四庫提要叙講疏》，陳垣《四庫全書總目考異》，楊家駱《四庫全書通論》、《四庫大辭典》、《四庫全書學典》，胡玉縉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，任松如《四庫全書叙》、《四庫全書答問》，鄭鶴聲《四庫全書簡說》，王重民編纂《辦理四庫全書檔案》、《四庫抽毀書提要稿》，黃雲眉《從學者作用上估計四庫全書之價值》，郭伯恭《四庫全書編纂考》，葉德輝《四庫全書總目版本考》等。這些論著奠定了四庫學雄厚的基礎。

第二階段，20 世紀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，四庫學復興。崔富章《四庫提要補正》、李裕民《四庫提要訂誤》、楊武泉《四庫全書總目辨誤》、劉遠游《四庫提要補正》、夏定域《四庫全書提要補正》、喬治忠《四庫全書總目清代官修史書提要訂誤》等論著問世，黃愛平的《四庫全書纂修研究》與我所著的《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》也在這一階段出版。這一時期，可以說是四庫學繼往開來的階段。

第三階段，也就是近二十年來，四庫學發展迅速，空前活躍。兩大標志可以呈現這二十年的成績。

一、大量新資料的出版和發掘

四庫學的基礎是文本研究。這裏說的文本，包括《四庫全書》，也包括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20 世紀 80、90 年代，四庫學研究的基本文本，主要是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全書提要》。而這二十年來，文津閣、文溯閣的《四庫全書提要》相繼出版，文津閣、文瀾閣的《四庫全書》也相繼出版。不同閣本的《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出版，使今天的學者能坐集四庫學的基本資料，從容進行不同版本的比勘，這是近二十年四庫學的極大突破。

除了《四庫全書》與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不同閣本的出版外，近二十年來，四庫學在文本上有兩個重大發現：一是天津圖書館所藏紀曉嵐刪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殘稿本影印出版；一是臺北“國家圖書館”所藏《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》影印出版。這兩

個稿本的發掘和現身，是近二十年四庫學的最大創獲。其間，夏長樸先生和李國慶先生居功厥偉。關於這兩個稿本的價值和意義，夏長樸先生、崔富章先生、劉浦江先生、李國慶先生皆有深入的討論和研究，此處不加贅述。至此，目前已知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稿本共有5種。就稿本年代而言，幾乎覆蓋了從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末年（1774—1795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編纂的各個階段。通過研究這些稿本，學術界可以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長達二十餘年的編纂過程有更加深入的瞭解和認識。這是近二十年來“四庫學”研究的重要成績。

二、重量級研究成果相繼湧現

近二十年，四庫學的重大進展不僅在新資料的發掘、發現和出版上，更在於湧現出了一大批生氣勃勃，又有深厚學術功力的青年學者。山東大學杜澤遜曾和我一同參加1998年臺灣“兩岸四庫學”研討會，我當時就感覺到他身上蘊藏着深厚的學術潛力。在2000年發表的《四庫學：歷史與思考》中，我在談到《總目》的“存目”研究時，曾評論說：“關於‘存目’的研究，不能不提及山東大學杜澤遜副教授。杜氏年齡雖輕，却在‘存目’上考索甚深。其所著《四庫存目書進呈本之亡佚及殘餘》《四庫存目書進呈本知見錄》、《四庫存目標注》等，皆有專門之學的意味，令人注目與期待。”果然，2007年，杜澤遜出版了《四庫存目標注》，沒有深厚的學術功力與刻苦治學，完成不了這樣的鴻篇巨製。武漢大學的司馬朝軍也是四庫學領域中的出色學者，他所著的《〈四庫全書總目〉研究》和《〈四庫全書總目〉編纂考》分量厚實，對四庫學有重要貢獻。此外，魏小虎《四庫全書總目彙訂》、陳曉華《“四庫總目學”史研究》，也都是這一時期的有影響之作。

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稿本的比勘上，二十年來也屢有成果出現。有代表性的是199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由鄧洪波等整理的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》。該書以文淵閣武英殿本為底本，參校浙、粵本及文淵閣庫本提要，並吸收了近二百年的研究成果，對於“四庫學”無疑是有貢獻的。延續這條路綫，2016年，江慶柏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題“四庫提要彙輯彙校彙考”立項獲批，承擔該專案子項目的有黃愛平、杜澤遜、陳曉華、劉薈、漆永祥等國內四庫學的一流學者，這一專題的完成，將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《四庫提要》從整體到細部的研究，成為四庫學領域中極具標志性

的成果。我們滿懷期待。

近二十年來，關於四庫學的工具書也產生諸多重要成果。2013年8月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由甘肅省圖書館、天津圖書館聯合編輯的大型工具書《四庫全書研究論文篇目索引》。該書以年代為序，收錄了1908—2010年發表在國內外期刊、報紙、論文集、個人專集、不定期出版物、學位論文中有關《四庫全書》研究的5000餘篇論文篇目，信息完備，著錄規範。陳俞靜編輯了《〈四庫全書總目〉研究論著目錄》，囊括了中國內地、臺灣、香港、澳門以及日本等地的《總目》研究成果，分“著作”、“碩博士學位論文”、“著作和碩博士學位論文中的相關部分”、“期刊、論文集和會議論文”、“網絡文章”等五個部分。每部分各以時間為序進行編排，時間下限為2013年6月。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為這次會議準備的四庫學研究論文集、《四庫學百年回望》，也為讀者呈現了近百年四庫學研究的概觀。

臺灣地區的四庫學也在這二十年有新的進展。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，“故宮博物院”昌彼得副院長，淡江大學吳哲夫，“中研院”林慶彰、楊晉龍，臺灣大學夏長樸，都是四庫學的大家。21世紀以來，一方面，前輩學者繼續做出重要貢獻，如夏長樸對於《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》的發現，以及對於紀曉嵐刪定《總目》殘稿本和《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》的解讀，都非一般學者所能為；另一方面，年輕一代學者以新的視角貢獻出新的著作，如龔詩堯《〈四庫全書總目〉之文學批評研究》、莊清輝《〈四庫全書總目·經部〉研究》、曾守正《權力、知識與批評史圖像——〈四庫全書總目〉“詩文評類”的文學思想》，都是臺灣地區四庫學的出色著作。

我在十六年前的《四庫學：歷史與思考》一文中，曾經把四庫學的研究方向分為三類：一是“四庫學”的文獻研究；二是“四庫學”的史學研究；三是“四庫學”的思想文化研究，並認為，三類之中，“四庫學”的思想文化研究是最薄弱的部分。而在這二十年中，四庫學思想文化研究的成果大量湧現，“四庫學”的文獻研究和史學研究更強勁發展，可以說，四庫學的三方面成果皆煥然可觀，成績可圈可點。

二百年來，四庫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，但研究的深入也在不斷提出問題。我在十六年前的《四庫學：歷史與思考》一文中提出，深化四庫學研究，必須提升研究者之“學”的意識，宣導從“四庫學”的宏觀視野去思考問題、開掘課題。但是，對於什麼是四庫學，我們可能還缺乏一個明晰的認識。比如，陳曉華提出了“四庫全書總目學”的概念，四庫學和“四庫全書總目學”是什麼關係？並列？從屬？不得其